

许辉长篇小说典藏

# 濉水县的龙族

许  
辉  
◎  
著



许辉长篇小说典藏

# 濉水县的龙族

SUISHUI XIAN DE LONGZU

许 辉 ◎ 著

AP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濉水县的龙族/许辉著. —合肥：安徽文艺出版社，2018.10  
(许辉长篇小说典藏)

ISBN 978-7-5396-6287-9

I. ①濉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312462 号

出版人：朱寒冬

出版策划：朱寒冬

责任编辑：韩 露

装帧设计：徐 睿 张诚鑫

---

出版发行：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press-mart.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awpub.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：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：230071

营 销 部：(0551)63533889

印 制：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---

开本：880×1230 1/32 印张：7 字数：150 千字

版次：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30.00 元(精装)

---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## 献    辞

谨以此书献给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、  
我爱的世界和爱我的世界、  
我爱的生活和我曾经为之歌哭笑闹的生活。

## 冗 言

这是一部滩地英雄、文化巨匠朱响的最新传记小说，该传记小说史料丰厚、内容翔实、文笔绚丽。读友亦可将此书与作者另一长篇《王》穿插阅读。

许 辉

2002.4.18

滩历 3333 年春，朱响出生于滩水县滩、蟹河边的古城九湾，九湾沿滩河左岸而筑，小巧玲珑，蟹河横过天滩平原北部，左绕右拐、极尽曲折，最后由九湾城北入滩河，九湾因此而称九湾。

天滩平原广野千里、土地肥沃，但也不是没有山，只是山都在平原边缘处，尖尖岭、清凉山、星月山、瓜叶山，不一而足；九湾地处天滩平原的东部，这里四季分明、气候宜人，物产也很丰富，在这里生活的人们，看上去都无忧无虑的，日子也很富足。

父亲在朱响的记忆里并不丰满，六七岁时，父亲带他去清凉山紫露峰的红芋教圣地紫露寺，拜望大师慧觉，时年，慧觉大师高龄已九十有七，三人在院内青石台上坐住，庭中巨桂洒来阵阵的香气，朱响依偎在父亲的身边，恍如梦境，只听得大殿里飘来断断续续的木鱼声声，且记得慧觉大师说了这样一些听不懂的话：……九九八十一罪……人生历来如此……历来如此……

夜半风雨，晨起日升。朱响记得，好像在紫露寺住了一夜，第二天上午下山，却没有走来时的路，父亲捉住朱响的小手，两人上了紫露峰的绝顶。那一天风和日丽、鸟语花香，满眼的山色都已经翠了一多半了，山阶也被夜来的喜雨冲洗得愈加洁净。父亲领着朱响，两人越走越高，到了峰顶，那里似乎已经不是人间境界，眼里众峰皆小，日暖风熏。父亲立在峰尖上，往远方看

了久远，转回身蹲到朱响跟前，伸臂抱住他，抱了一会，说：“响儿，你往峰下八十一步那里的青石台上玩耍，到晌午了，妈妈就会来接你回家。”

朱响真欢蹦乱跳着去了，采花戏蝶、掷石逐香，父亲端立峰尖的身形，稍纵即逝，但朱响年少，不以为意；那一刻鸟语风轻、山香天远；日中，母亲来青石台上抱起熟睡的朱响，搂在怀里，涕泪满面地下山回了家；自那一天起，朱响失去了父亲。

朱响的爷爷朱恺，原有功于社稷，后停官回家，一直赋闲于九湾，养花莳草、书轩雅居。这一年春和景明，朱家在九湾城东北蟹、滩交合处，耗巨资，建起了听涛园。听涛园占地数十亩，园内计有西园、东园、南园、思古斋、揽涛楼、清暑阁、梦菊亭等建筑群，余地植林种竹、养花铺草，名梅园、友竹园、菊园；其南园、西园及东园为家人、用人居住处，三园均有廊道相连，思古斋为书房、藏书楼，梅园、菊园及友竹园为花园并暖房，梅园以梅为要，友竹园以竹为盛，菊园菊香匝地，揽涛楼建于蟹、滩河畔，楼高四层，是品茗听涛胜地，清暑阁三层，面积倒不比揽涛楼小，亦建于河畔，夏日清暑，冬日品雪，奇妙无比。

年少时的朱响似乎没做什么别的，就是读书学本事。四周启蒙，先三年在九湾城里的九湾书堂读书，并习本地盛行的一种饿鹰拳。饿鹰拳亦文亦武，文能强体、驱疾、醒脑，武能防身、制敌，《武林大全》总结饿鹰拳为“怪招连连，出规离矩，外俗里雅，内蕴悠绵”，对饿鹰拳推崇备至。

后三年，朱响边在九湾本城学习一般学科及饿鹰拳术，边往来于尖尖岭净碧寺，研习琴、棋、书、画、诗、文、博、杂，平常是旬

之末来来往往，而寒暑天则在寺里住读。

再三年，朱响离家到浅水湾城的十八鹤草堂求学。十八鹤草堂初办时，因广揽十八位学识渊博的教师教学而得名，后又因教律严整、人才辈出而名播四海、学子盈门。朱响于十八鹤草堂苦读三年，师从左石板、闵马行等名流，他天资聪颖、性格健康，人踏实肯学，学期中又随老师去沼溪及瓜叶山等地考察研究，向自然学习，因此学业精进，一日千里。这期间经老师及教方推荐，他破格参加了“知识智慧等级考试”，“知识智慧等级考试”为每年春秋两季，由滩地最高知识智慧院组织的考试，既考知识、实践，又考智慧、品性，内容博杂，奇苛无比，朱响虎犊初生、思横千里，一试而顺利通过，当年拿到了初级证书，成为那个滩历百年里最年轻的初级资质获得者。

后一年，朱响入天月城壹学院学习，壹学院坐落于天月海滨，依山面水、风景绝佳，壹学院古典高雅，院历辉煌，人才辈出。朱响师从花牧羊，专攻诗文音韵，基础深厚，学识日长；又两年，朱响离家至三叶半岛上的三叶城之三叶书院学习，三叶书院资金充裕，历史悠久，师资力量雄厚，思路和视界也无比开阔，朱响由九湾城的九湾码头上船，快舟风帆，顺滩河南下，入八极大海，八极大海浩荡无边，浪阔水碧，船行了两天两夜，于黎明时分到达三叶码头；朱响在三叶学院追随名师曲木界、璩十一等，主修诗文、地理、品行、物种、民俗、方略，兼以书画琴笛、博杂万物。

滩历3348年，依《朱响传》所载：朱响再次参加“知识智慧等级考试”，一举而获“知识智慧中级资质”，成为那个滩历百年里最年轻的中级资质获得者，按滩地最高知识智慧院之规定，获

中级证书者,已经可以领取薪资、服务社稷、治理一方了;朱响于滩历3349年夏,结束在三叶学院的学业,并即刻进入滩地最高知识智慧院组织的暑期考察队,前往“藻海及藻海以西地区”考察。

考察船队从三叶码头出发,过散花群岛、灯台群岛、八极海峡,入芭蕉洋,由芭蕉洋而北,过犁头湾海、芝麻岬、藻海海峡,进入藻海,从气候上说,藻海的盛夏,是当地最宜人且迷人的季节,风和日暖,水波不兴,鱼跃兽啼,植物葳蕤,但藻海海峡因为陆地逼仄,再加上芭蕉洋暖潮流过,因此风高浪猛,水流湍急,船行而过,有很大的风险。

船队进入藻海,即风和浪静,水波潋滟了。考察队分组考察了藻海羊裘群岛和藻海沿岸的干河、季风半岛沼泽、小浪河、丰水河及藻海海湾,半月后会齐,由藻海海湾进入千亩河河口,夜宿千亩城,翌日再进。千亩河河口宏伟壮丽,极宽处达十数里,两岸古木参天、河中游鱼腾跃,考察队溯流而上,进入千亩湖,千亩湖其实是千亩河的一个大水结,但也有数条小河汇入,湖深水阔、无边无际,考察队所到之处,依照地物、河流、湖泊、沼泽、山脉等分类,一一标图绘志,务求详尽。

考察队队长姓欧名非川,学识渊博、平易近人,对朱响也是呵护有加,朱响从他那里学得日记、笔记记法,每天晚间睡眠前,都要就着篝火的光亮记述日见昼闻。

“二十四日,出羽毛小城,溯羽毛河而上,至一小涧登岸,顺山沟北行至白沙山南麓,警卫队携当地人来报,白沙山山深崖陡,兼有乱敌设险,不得冒进;考察小组沿石沟曲行,东十五里,

至怪石阵，沿途乱石崎岖，路极险峻，有水颇深广，南向流，再行二十里，林木茂盛，水石纵横，人马行恶岩峭壁下，架偏桥以济，极险隘，过沟里许，谷深处有人家三五，名林曲铺，当晚在此打尖，燃火煮饭；白沙山岩画壁离此地七十余里，外敌当道，此行憾不得至。”

两月后考察队顺利返航。朱响回九湾听涛园度暑，入秋即入若影湾天韵河三角洲的天韵城之天韵学院高级研习班，师从窦惊涛、卞小弦诸师，研习方略、关系、博物，一年后转入颍河口天琴城天琴学院，师从尤二炮、米舞诸师，研习天理、地理、法理、人理，朱响除学中随老师赴天琴湖及三叠山脉研究考察外，只埋首学屋、静心治学，毫不为外界百事所动，天未明即起，习拳诵文、鼓弦弄瑟、书墨奕杂，无所不用全力。

滩历 3351 年秋，朱响学成返乡，暮由天琴港引楫入若影湾，再飘八极海，进滩河口，溯流而上，直泊于九湾码头。

舟近九湾码头时，天已经黑了，九湾城灯火初起，朱响立于船舷，远远地看着船缓缓驶向九湾灯火，心里有些激动，母亲、二姨、大妹、大弟、小弟、小妹、宽叔，都已经在码头接他了。一家人欢天喜地抱在一起，喧闹一时，阖家启辇，穿城而过，去听涛园。朱响说：“大弟、小弟怎么都回来了？”母亲说：“他们这两天正好休息，没有课，回来接你的船，也于第一时间，和你见见。”朱响拉住大弟和小弟的手，三人像往年一样，击了一次掌，朱响说：“大弟转去浅水湾十八鹤草堂读书，都还适应呗？那里教律严谨，名师辈出，只要自己愿意，一定能学出东西来的。”大弟朱光说：“哥，那里适合我的，我喜欢严格的地方，严格的地方能学到

东西，不然人就白费了。我还要赶超哥哥呢。”朱响说：“大弟，我也不过是早你两年入学罢了。”二姨说：“你们这些孩子们，哪一个不是讨人欢喜的。”朱响说：“小弟还在天香城安序堂学习哩，不是说也要转‘十八鹤’的吗？怎么没转？”小弟朱明说：“安序堂的生物学科好，哪里都没有的。”母亲说：“明儿他现在偏好这个了，不想转了。”小弟朱明说：“大哥，你说呢？”朱响说：“偏好是最紧要的了，这个是一点点都没有错的。”

一车人说着话，车进了主街，朱响看见车外街巷的两边，灯火璀璨，与年前回来时相比，又起了一些新宅，朱响目不转睛地往外看，嘴里说：“妈，这是哪一家的，三层四角楼，看起来有些不一般。”小妹朱茵抢着话说：“那是蔚大爷家的，在外头好好的官不做，退回家来植树种草了，在拾金湖那里买了一片地，又在城里这边盖了宅子。”母亲说：“你蔚大爷这些年也过得不顺心，中年丧妻，俩儿在外地工作，只有一个女儿跟着，他在西地瓦迟也干得倦了，辞了官回乡来养几亩闲田，修身养性了。响儿，隔天你过去拜见一下，他和你父亲，都是好得不能再好的铁哥们。”朱响点着头答应着，大妹朱雯说：“哥，蔚大爷家的妹妹，叫蔚小灼的，跟大弟一般大的，十六了，人长得好看，聪明、贤淑、能干，又灵巧，是我同窗好友，隔天去了，你也留心看看。”朱响转眼问她：“为什么倒要我留心看看？”大妹朱雯说：“那天在友竹园听见妈妈和二姨讲，讲到你们两个，谁知道是什么意思。”

母亲和二姨笑起来，二姨笑说：“那有什么意思，男十八，女十六，都到要进红芋寺行成人礼的年岁了，做长辈的自然得想起来说说。”母亲说：“那是的，人到了一定的年岁，就得知道一定

的礼俗,不然你怎样在社会上过活?”小妹朱茵说:“妈,二姨,成人礼是个什么样的礼?”母亲笑对她说:“你还小,还不到你知道的时候。”二姨说:“那也没有什么,早一天,晚一天的,早晚她也得知道。”母亲说:“那也是的。”二姨说:“茵茵,成人礼就是成人时必得施行的礼仪,也是为社会做贡献的开始,成人礼一年有两次施行的机会,一次是春物萌动的清明前后,一次是菊香盈面的重九左右,施行成人礼的地点均在宗庙寺院。”小妹朱茵说:“那怎样施呢?”二姨说:“怎样施?再上两年学,你就知道了,课堂上都教的:成人的男子,须向寺院交纳一笔成人礼金,多少并不限定,然后带上你在寺院碰到的第一位女孩,在外面过一夜。女子须跟你在寺院碰上的第一个男孩,到外面过一夜,这样就表示男孩、女孩成年了,男孩和女孩须经过这样的仪式,才能开始正常的节守贞操的成年生活,女孩子这一夜如果有喜,那一定要生下来,但男孩子无须一定对这个孩子负责,如果男孩子不愿意对这个孩子负责,那么寺院就有义务承担那个小孩子的一生。这就是红芋教的宗教行为,也称为红芋教爱神仪式;寺院得到的礼金将要累积起来,用以建造寺庙、救助社会、发展文化。”小妹朱茵说:“二姨,天天听你们说红芋教红芋教的,这个红芋教,到底是做什么的?”母亲、二姨和朱响都笑起来,朱响说:“茵妹,过两年你大些了,你就知道了,学堂里都讲的。”小妹朱茵说:“我现在就要知道嘛。”母亲说:“茵茵,红芋教就是咱们滩地的一种宗教,这种教是一种平民教,又叫爱心教,它不叫人做什么坏事,也不叫人去信什么邪道,就是叫人有爱心的,叫人在做事拿不准的时候、孤单的时候、伤心的时候、需要静心冥思的时候,能有个依

托。”小妹朱茵说：“妈，我懂了。”

说着讲着，车已经到了听涛园，天早已黑得浓了，宽叔开了门迎大家进去。朱响仍住东园，洗漱一番，先去西园见爷爷，爷爷见到朱响，也是高兴得不得了，才坐下说了一会话，荣妈妈来喊朱响去吃饭了，爷爷说：“响孙，一个夏天，我都是一个人在西园吃饭，自己吃饭吃惯了，倒不想去凑人多的热闹了，你过去吧，明天早饭后再来说话。”朱响说：“是，爷爷。”

朱响随荣妈妈去南园吃了饭，晚饭后与两个弟弟去东园自己的卧房休息，一夜好觉。第二天早上天尚未亮，东园里静静的，两个老弟似乎还在睡，朱响已经起来了。先在屋廊下活动活动腰肢，再慢步跑着往友竹园的深里去，友竹园翠竹夹道，卵石成甬，一路上鸟语花香的，到了濉河边，那时天还在黎明时分，河面上薄雾乍起，鸟鸣啾啾，河畔安静得可以。朱响心绪绝佳，倚竹面水，来来回回地打了几路饿鹰拳，打得兴起，把上身的长衫也脱了，噌噌噌地，来回又趟了两圈，还正在兴头上，竹丛后窸窸窣窣的，有人叫出了声来：“好！好！”

朱响已经听出是谁了，转脸向着竹丛，说：“出来，出来，再不出来我就打了。”竹丛后的人咯咯地笑个不停，接着就推推搡搡地出来了两个人。朱响说：“雯妹，茵妹，你们在搞什么鬼？”小妹朱茵嘴快，上来揽着朱响的胳膊，说：“哥，没有，没有。”朱响说：“秋风懒眠日梢头，你们起这样早做什么？”大妹朱雯说：“我们想赶紧来告诉哥哥，你的那些同学，管沼平、计夏原、荀卿、蒲折柳，还有晁若轻，知道你学成回来了，都嚷嚷着要今天上午来看你呢。”朱响说：“请他们来，请他们来，雯妹，这事就拜托

你了。”大妹朱雯说：“那还在清暑阁？”朱响说：“还在清暑阁。只是时间上要略晚些，早饭后我还要上爷爷那里，跟爷爷汇报呢。”大妹朱雯说：“行，他们来了，叫他们先在清暑阁里喝茶看水就是了，急不着他们。”朱响说：“那就最好，我也是急呼呼地要见他们呢，请他们一定来，一定来。”大妹朱雯说：“哥，这事你就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了。另外，哥，我们也还想来看哥哥习拳弄武，再说了，除了汪汪叫的大黑，喵喵叫的菊色妹，或者还有大弟小弟那两个懒虫，谁还不都早早地就起了。”朱响说：“哪个是大黑？哪个是菊色妹？”大妹朱雯说：“哥你不知道，大黑是咱妈春上新养的看家狗，菊色妹是二姨俩月前宠来的猫咪咪，昨晚上天黑人乏，哥没留意它们。”朱响说：“昨晚上我真没留意它们，人多嘈嘈的。”小妹朱茵说：“说了半天，姐姐说不定已经冤枉了人了呢。”朱雯说：“冤枉谁了？”朱茵说：“说不定是冤枉二哥和三哥了。”朱响说：“怎么冤枉他们了呢？”朱茵说：“二哥、三哥也不一定就是没起，只怕都已经在自己的房里啃书了呢。”朱响说：“真的？我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听到？整座东园都是静静的，我还以为就我起了个早呢。”朱茵说：“大哥，咱家没有懒虫的，咱爷爷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天天是晨起即读的，咱妈和咱二姨都是勤快人，哪有晚起的道理？二哥和三哥两个，二哥是个军事迷、政治迷、外交迷，整天天不亮就起来背那些人物传记，三哥却是个欢喜生物、昆虫的，春夏秋冬，不论天寒地冻，还是晴日酷暑，都往野地里跑，捉那些长腿短肚子的，爷爷说了，要给三哥在思古斋里专辟个‘千虫轩’，鼓励他发展呢。”朱雯说：“倒是我和小妹懒一些，妈不喊几通不起来的。”朱茵笑说：“天天困，就是睡

不够。”朱响笑着说：“那我还真得抓点紧呢，别让他们追上来，丢了这个做哥哥的尊严。”

朱雯说：“哥，哪能呢，你在咱家哪一天不是咱们弟、妹的榜样，爷爷妈妈二姨说到你，哪回不是笑逐颜开、眉飞色舞的？”朱茵说：“大哥，你手上在做什么呢？”朱响说：“我手上有一本书写好了，下个月就出来了，另有一本在改，还有一本开了头，正在写。”朱茵叫起来道：“呀，哥，你才十八岁，就写书、出书啦？！”朱响说：“那有什么不能，人只要下决心做什么事，就没有做不成的，年岁挡不住人的。”朱雯说：“哥哥说得是。”朱茵说：“那，哥，你告诉我们你写的什么书好不好？”朱响说：“好妹妹们，我现在不想说了，留个伏子，上午清暑阁大伙儿一块说吧，早上的景色好得很，不能坐失良机，我想请两个妹妹陪哥哥转溜一圈，见见河边的风光。”朱茵小人大话地说：“大哥，那有什么问题！”朱雯说：“说不定在揽涛楼，还能碰见妈和三姨呢，她俩早上总去那里的。”朱响说：“只是今天不能下水畅游了，在天琴、天韵、天月，我是一日不差，天天下水的。”朱茵说：“大哥，在家里不比在学院，明儿再说呗。”朱响说：“那也行。”

三个人边说话，边顺竹丛里的甬道，往濉河河畔跑去。晨雾仍未消散，不但不消散，反而愈加浓厚、汹涌起来，河里的水雾，一阵阵往岸边直扑而来，晨雾里咕咕咕、啾啾啾的鸟啼声愈加湿漉漉、水淋淋的了。三个人跑到濉河堤坡附近，要是在平时，站在这里，早看见河床里的河水和河对岸的景观了，但现在却只看见一片深、一片淡的水雾气，身边的竹叶上雾珠滚动，滚落在卵石铺就的小道上，小道也因此湿淋淋的了，像是夜里下过了一场

雨一样。朱茵说：“大哥，姐，咱们往北再跑吧。”朱响说：“好呀，许多时没在听涛园里跑了，到了家里，像是一下子亲不够的样子。”朱雯说：“那就往揽涛楼跑吧。”朱茵拉拉朱响的衣角，叫道：“跑呀！跑呀！看谁先跑到吧！”朱雯说：“哥，茵妹，不要出动静，听听妈和二姨都说些什么。”

朱响和朱茵都说好，其实三个人也不敢跑快，怕在大雾里撞上东西。跑到友竹园和菊园交界的地方，前方路上呼呼一阵风响，狗叫声汪汪大作，原来是大黑扑咬着过来了，见人就过分亲热地硬贴过来，朱茵使劲推它过去，气得噘着嘴说：“去，去，你看你弄得多大动静，咱们想偷偷来听妈和二姨说话，也听不成了。”果然，揽涛楼那里传来了母亲的招呼声：“那谁在外头，都进来，都进来。”三个人连带大黑都进去了，原来小书童凤祥抱着菊色妹也在，大家说了一会话，看看雾还不散，几个人便下了楼，回南园去吃早饭。

吃过早饭，朱响随母亲去爷爷那里听问话；大弟朱光、小弟朱明收拾了东西，各自赶回学校，准备隔日上课；大妹朱雯和小妹朱茵，则早早去了清暑阁那里，帮着翠花和小芳，收拾茶瓯笔墨去了。

朱响和母亲到了西园，由爷爷问话，朱响答话，爷爷把朱响半年来的学问志向，一一弄清并加以评点指拨。说话说到九点钟，天还是没有放晴的意思，雾气倒是越来越浓了。朱茵在正堂门外伸了几次头，被爷爷看见，装着抬手要打她，却被她拱进怀里，自己先放声笑了，朱茵说：“爷爷，放大哥走呗，他一帮学友、同窗在清暑阁，都闹翻了天了，就等他到呢。”爷爷说：“他这以后住在家里，有的是时间了，不过还是赶紧走了好，不然他们都要骂我老古板了，我这里他几时不能来？”朱响说：“爷爷，我明天再过来就是了。”

说完话，几个人出来，母亲回南园了，朱响和朱茵飞跑了去清暑阁，两人气喘吁吁的，一上清暑阁三楼，一厅的人都嗷嗷地叫唤起来，大家搂的搂，抱的抱，热闹了半天才散开。

大家各找座位坐好，朱响说：“慢了，慢了，光顾着搂搂抱抱的了，有几位我还不认得呢，还有几位，苑司兄、济景兄、荀卿兄、慕鱼兄，我想问他们，怎么这么巧这时候就到了，我想请他们还